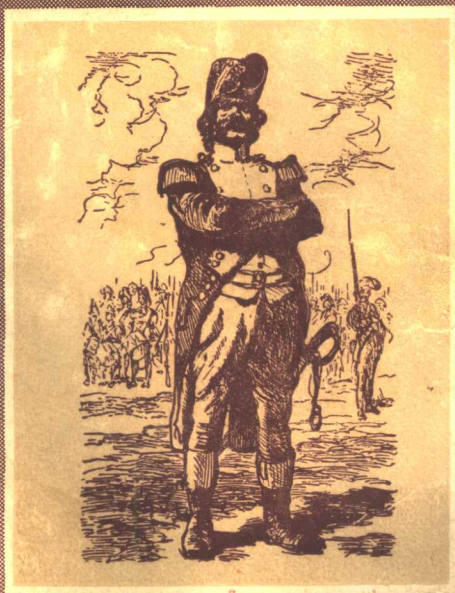


人間喜劇

朱安黨

巴尔扎克著・高名凱譯



軍旅生活之場景

人 間 喜 劇

朱 安 黨

軍 旅 生 活 之 場 景

巴爾扎克著 · 高名凱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 上 海

小 說
朱 安 黨

LES CHOUANS

原 著 者 H. de Balzac

翻 譯 者 高 名 凱

〈本書根據法國巴黎 ALBIN MICHEL 書店出版的巴爾扎克全集譯出〉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晉益裝訂所裝釘

★

書號 (600) [V I 21] 本書 279000 字

一九五四年四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6000 冊

定價 13,1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證壹壹號

內 容 提 要

這是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的『軍旅生活之場景』中的兩部小說。『朱安黨』描寫一七八九年法蘭西大革命之後，失去政權的貴族階級在英國政府的支持下，派了一個保王黨領袖孟多蘭侯爵到法蘭西西部布列顛一帶，和僧侶階級合作，利用部分落後農民所組成的朱安黨，舉行叛亂，共和政府抽調援軍加以鎮壓，粉碎最後一次的保王黨的暴動。『沙漠裏的愛情』描寫拿破崙遠征埃及時，一個法蘭西兵士在沙漠裏遇見一隻花豹，而和它交上朋友的故事。

目次

朱安黨·····	一
第一部 埋伏·····	三
第二部 福赤的妙計·····	八
第三部 一個沒有第二天的日子·····	三九
沙漠裏的愛情·····	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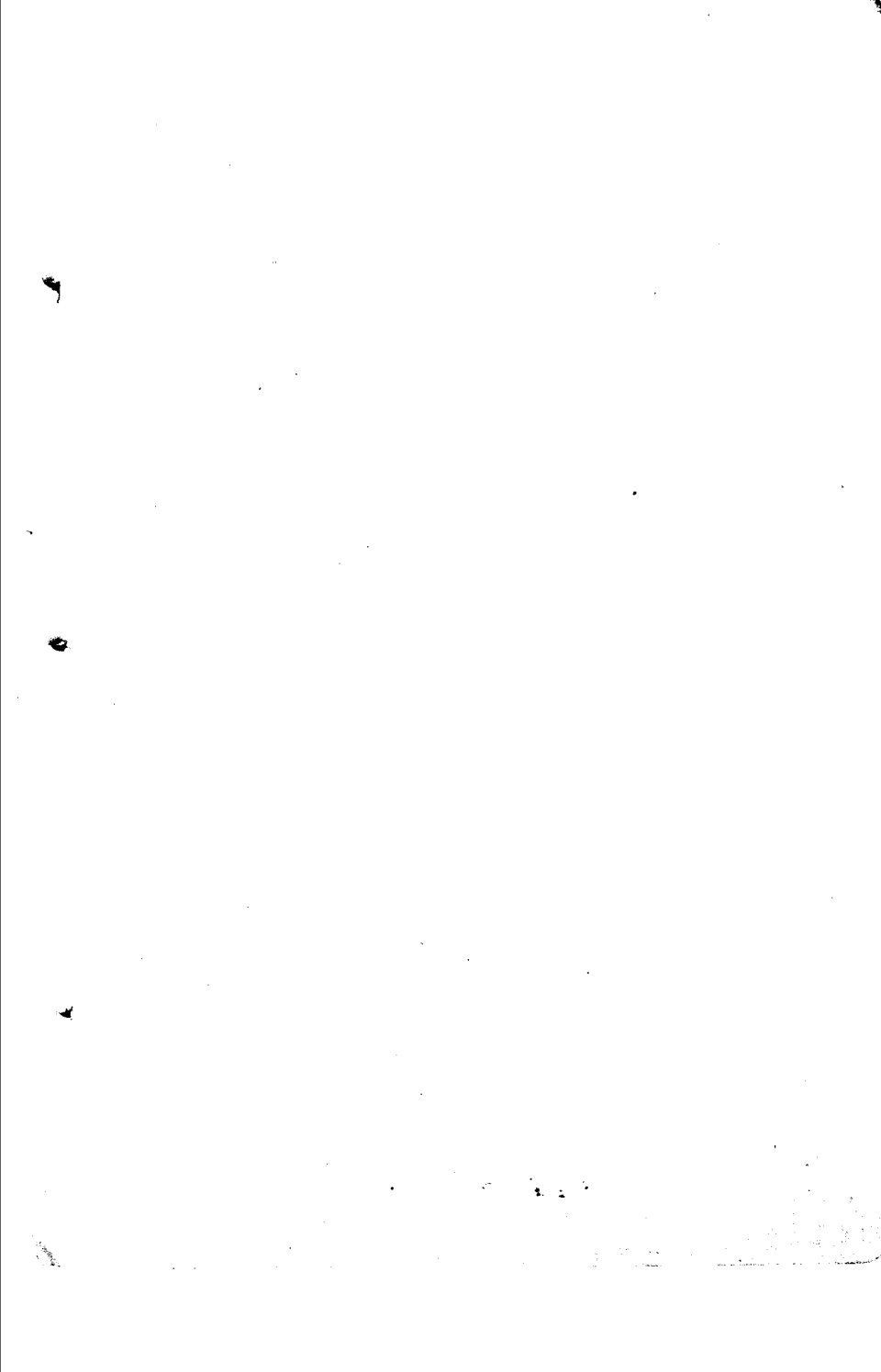
朱
安
黨

獻
給

商業家達布林·特奧多爾先生

敬以第一部書獻給第一個朋友

德·巴爾扎克





第一部 埋伏

她十分美麗。

她對他說：我是誰，能夠反抗大人的欲望呢？滿足您的要求將是我至死不懈的快樂。

她猛力打擊他的頸項，砍了兩下，使他的頭顱離開他的身體。

「猶滴傳」第八，十二，十三章。



共和八年最初幾天，穫月上旬●，或今曆一七九九年九月下浣，一百多個農民和相當多的資產階級早晨離開福傑爾到馬因去。他們攀登福傑爾和埃爾納之間差不多一半路程的柏勒林山嶺。埃爾納是旅人們常去休養的一座小城。他們分做相當多的隊伍，這分隊顯得是這樣奇異的一種服裝的集合和這樣不同地方、不同職業的人衆的聚會，爲着給這故事賦上現代人所重視的一些活潑的色彩起見，敘述他們的不同特徵並不是沒有用處的，雖然某些批評家認爲這種活潑的色彩可以損害情感的描繪。

農民的一羣——數目最大——光着腳走路，他們所有的一切衣服就是一件大羊皮，從頸項一直蓋到膝蓋，和一條白粗布的褲子。修剪不齊的布料棉線使人看出當地工業的落後。扁平悠長的髮環這樣自然的和羊皮毛聯結在一起，整個的遮住了他們那俯視地下的臉孔，人家甚至於都很容易把這羊皮看做就是他們自己的皮，而初視之，要把這些不幸的人看成給他們長毛讓他們遮蔽身體的牲畜。但是，不久，人

● 即共和曆第一月，自陽曆九月二十二日起至十月二十一日止。

家就可以穿過頭髮看到他們的光亮的眼睛，這眼睛就好像是深厚的綠草地上的露珠；這啓示人類智慧的目光當然是令人恐懼甚於令人歡樂。他們的頭包着紅色羊毛的髒頭巾，好像是當時共和政府採取爲『自由』的符號的紅巾。大家肩上都有一條多節粗橡木棍，棍端掛着一隻沒有裝上多少東西的長布袋。另外一些人在頭巾上戴着一頂粗大的寬邊髒帽，飾有各種顏色的羊毛所製成的一種蟲飾。這些人穿的是和第一批人的褲子和布袋同樣的布料，他們的服裝沒有表露出任何屬於新文化的成分。他們的長髮一直垂到圓短衣的領上，短衣縫有四方形的小側袋，只蓋到臀部爲止。這是西方農民所特有的服裝。在這件翻開的短衣裏面，人家可以看出一件縫有粗鈕的同樣布料的背心。其中有些人穿着木屐走路，有些人爲着節省就把他們的鞋子拿在手裏。這種因爲長期的穿用而髒污，因爲汗液和塵土的浸染而變黑的服裝沒有前一種那樣的新鮮，然而倒有歷史的功績，因爲它是散處隊中的幾個人物所穿的幾件有如鮮花煥發可以說是華麗的衣服和前一種服裝之間的居中的服飾。事實上，他們的藍色褲，他們那飾有兩排銅鈕，彷彿四方形鎧甲的紅色或黃色的背心也非常突出的顯露在他們同伴的白衣服和羊皮上面，就像麥田裏的矢車菊和紅罌粟似的。幾個人穿着布列顛農民懂得自己製造的木屐，但是大家幾乎都有粗鐵鞋和粗織的呢布外衣，縫着我們的農民還很敬虔保留的古代法蘭西外衣的式樣。襯衣的領是由製成心形或鏤形的銀鈕給扣上的。還有，他們的布袋也似乎比他們同伴的布袋顯得有更多的東西；他們之中有有些人還

在行李裏加上一隻胡蘆，裏邊無疑的是燒酒，用繩子給懸在他們的項上。在這些平野蠻的人中間也發現有幾個城裏人，彷彿是爲着標明這些地方的文化的頂點似的。他們戴上圓帽子，高帽子或鴨舌帽，穿着反頂的長靴或有脛套給縛住的鞋子，也跟農民似的表露出他們的服裝的特點。他們之中有十來個人左右，穿着共和黨人那名做『葛爾瑪傲兒』的短衣。還有一班人無疑的是富裕的工匠，他們自頭到腳都穿着同樣顏色的呢布行頭。其中最珍貴的服裝就是多少有點襤褸的藍色或綠色的燕尾服或旅行禮服。那些人是真正的人物，他們穿着各種各樣的長靴，舞着粗大的手杖，彷彿不顧利害而有善良心腸的人似的談笑風生。幾隻撲粉得宜的頭，梳得合式的辮子給我們宣示初期的幸運和教育所讓我們感應的珍貴。

在研究這些互相驚異，彼此發現而偶然相逢的人們當中，人家一定要說這是被火災給騙出家庭的一鎮居民。但是時代和地點都給這些人衆產生另外一種興趣。一個熟識當年擾亂法蘭西的內亂祕密的觀察家一定能夠容易認出在這一群中應當可以讓共和國依靠的小數忠誠的公民，雖然這一羣人幾乎完全是四年前反對共和國的人衆所組成的。最後的一道明顯的痕跡不容人家疑惑這一羣人之中存在有不同的意見。只有共和黨人快樂的走路。至於除裏其他的人，儘管他們的服裝有明顯的差別，他們的臉孔和態度却表現出由於不幸所生的同一的表情。資產階級和農民，大家都有一種深愁的徵象，他們的緘默似乎有暴躁的成分，他們彷彿是在同一思想的壓迫之下，這思想當然是可怕的，但却巧妙的隱藏着，因

爲他們的臉孔都是不可侵犯的；只有異常緩慢的步伐可以洩露他們的祕密計算。他們之中有幾個人，在頸項上冒險的掛着一隻被禁止的宗教徽號（念珠），這些人就不時不時的搖動他們的頭髮，疑懼的抬起頭來。那時候，他們就偷偷的研究樹林，路邊的小路和岩石，不過有點像鼻子朝着風向，聞嗅野味的獵狗罷了。然後，因爲只聽到沉默的同伴的單調步聲，他們又重新低下頭去，端出讓人帶到監獄裏去生死的其中的囚犯們所有的失望的態度。

這一羣移民走到馬因去的旅行，組成這人羣的各種不同的成分，這人羣所表露的不同情緒，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由於編成先頭部隊的另一隊兵士的出現而相當自然的得到解釋。一百五十個左右的兵丁走在前頭，帶着武器和行李，受着聯隊司令官的指揮。讓那些沒有參預大革命的悲劇的人們注意這代替上校銜頭的稱號，並不是沒有用處的。愛國的公民們認爲『上校』是一個帶有過多貴族氣味的銜頭，而取消了它。這些兵丁是屬於駐防馬因的步兵聯隊的補充部隊的。在這內亂紛紜的時代裏，西方的居民曾經管一切共和政府的兵士叫做藍衣客。這綽號的來源是他們最初所穿的藍色和紅色的軍服，這些軍服還很新鮮的存在於我們的回憶裏，我們也不必多加描述。所以，這一隊藍衣客就是押送這些幾乎都不願意被送到馬因去的人衆的護衛，馬因的軍事紀律一定要立刻訓練他們所完全缺乏的一致的精神，同一的外貌，齊整的步伐。

這一羣人衆是由福傑爾縣裏困苦徵來的新兵，是根據法蘭西共和國總裁政府於穡月①十日所頒發的法令而徵集的。政府要求徵集一萬萬零十萬人，因而能夠立刻把他們送去救援那時候在意大利被奧國人打敗，在德意志被普魯士人擊潰，在瑞士受俄國人威脅的軍隊（蘇燕羅夫使俄國人希望征服法蘭西）。西方諸地區，大家所知道的王地，布列顛和低諾曼地的一部分，三年來曾經在四年的戰爭之後，於霍慈②將軍的鎮撫之下太平無事，現在似乎已經抓住這時機，回頭再來鬥爭了。面對着許多的侵犯，共和國政府又重新找到了它的初期的毅力。它先依據這穡月法令的一個條款把這些受攻的地區交給愛國的居民去防守。事實上，不能夠在內部籌募糧餉和軍隊的政府，却很巧妙的利用一個自鳴得意的法案，躲避了它的困難：因為不能夠派遣任何軍隊到暴動的地區去，它就向它們表示它對它們的信任。也許它也希望這種措施，這種武裝公民去互相攻擊的措施，可以阻止京城的暴動。這一條款是悲慘報復的來源，它的內容是這樣的：西方諸地區可以組織自由軍。這種失策的措施使西方諸地區釀成這樣的敵對態度，總裁政府最初甚至於都覺得沒有克制的希望。所以，沒有幾天之後，它就請求國會通過一些有關組織自

① 共和曆第十月，即陽曆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九日。

② Hoche 是法國革命時代的名將。

由軍的條款所允許的小規模徵兵的特殊措施。所以，這故事開始之前幾天，共和七年的潤月初三，一個新的法令就公佈了，下令把這些徵來的少數人衆編成聯隊，必須拿地區的名字來稱呼這些聯隊：沙爾特聯隊，奧爾恩聯隊，馬因聯隊，伊里與維蓮聯隊，莫爾比空聯隊，低羅瓦爾聯隊，麥茵與羅瓦爾聯隊。法令說，不得於任何藉口之下把這些專門用在攻擊朱安黨的聯隊送往國境線上。這些厭煩而被人忘記的細節可以解釋總裁政府的柔弱，這些叫藍衣客給帶走的人羣的步伐。所以，讓我們加上一句話說，總裁政府的這些美麗而愛國的決定除了給『法令公報』增添篇幅以外，並沒有任何其他的作用，就不是多餘的了。不久以前使其得以執行的道德的觀念，愛國主義或恐怖的思想已經不再支持共和政府了，共和政府的法令募集了幾千幾百萬的錢款和兵士，然而這些錢款和兵士既沒有增加國庫，也沒有編入軍隊。革命的發動機已經被庸劣的手給使用破損了，法令在實施方面所收到的是環境對它的影響，不是它對環境的控制。

當時，馬因地區和伊里與維蓮地區是由一位老軍官指揮的。看準這是實施措置的機會，這位老軍官就想要從布列顛，尤其是從一個最可怕的朱安黨巢穴福傑爾奪取他的兵丁。他希望用這方法去削弱這些紛亂地區的力量。這位忠誠的軍官利用法令的空想預見，肯定的說：他可以立刻配備武裝這些應徵的壯丁，他手裏掌握有政府答應發給這些額外軍隊的一個月軍餉。雖然那時候布列顛人拒絕任何種類的軍役，這方案的進行首先却因為人民相信允諾而得到成功，這成功的迅速而且都使這位軍官不知所

措。但是，這是一個難於驚動的老守門狗。當他看見一部分應徵的壯丁在縣境內奔跑的時候，他就立刻狐疑這迅速的集合有什麼祕密的動機；也許他也猜對了，因為他想他們一定是要弄到武器。他沒有等待遲到的人，就自行佈置，向阿郎桑方面退去，因而能夠接近降服的地區，雖然在這些地區內日益滋長的暴動不容易使這計劃得到成功。軍官依據他的學識，嚴密保守我們軍隊的慘敗和從王地傳來的不穩的消息，他就在這篇故事開頭所說的那一天早晨，設法實行強迫開拔到馬因去的計劃。他認為他可以在那裏通過自己的軍隊和布列顛的應徵新兵的混合，順從意志，執行法令。這『應徵新兵』一個名詞是後來的一句流行話，它第一次在法律裏代替了先前拿來稱呼共和政府的新兵的『應徵壯丁』。離開福傑爾之前，司令官命令他的兵士祕密帶上彈藥筒，命令他手下一切的人祕密帶上必要的麵包，因而不至於使應徵新兵注意到路途的遙遠；他計算清楚不在埃爾納軍營裏停留，因為從驚愕狀態恢復過來的時候，這些新徵的壯士會和朱安黨取得聯絡的。朱安黨，無疑的，就在附近山野裏蔓延着。老共和黨人的舉動使新兵們驚訝，新兵們的憂鬱緘默，他們走上這座山嶺的緩慢步伐，這都引起這位名叫雨洛的聯隊隊長的最大疑懼。上面的描寫所有的那些最突出的線條是他所最感興趣的，所以，他就在五位年輕軍官的中間靜悄悄的走着，五位軍官也都尊重司令官的憂慮。但是，到達柏勒林山頂的時候，雨洛就彷彿本能的動作似的突然轉過頭來，巡視一下這些應徵壯丁的不安的臉色，立刻打破了緘默。事實上，這些布列顛人的步伐的逐

漸遲緩已經使他們和他們的護衛之間有二百尺左右的距離。雨洛於是就做了一下他所特有的怪臉相。

『這些浪子到底有什麼鬼啊？』他用洪亮的聲音喊道，『新兵們闔上兩腳規，不打開，我想！』

聽了這些話，陪伴他的軍官們就好像一聲巨響使其突然驚醒似的自動的轉過身來。排長們，連長們也都跟着轉過身來。全體的軍隊沒有聽到期待的『立正！』的口令就停步不走了。這些軍官先給爬上柏勒林山嶺的長龜似的隊伍瞧了一眼，這些因為防衛祖國而拋棄學業，還沒有讓戰爭熄滅掉藝術靈感的青年人也受到眼前景象的相當大的打擊；他們還不知道雨洛這句話的重要性，也沒有回答。在他們眼前，福傑爾還是同樣的一幅圖畫，只是隨着視線的不同而生透景的差別罷了。雖然他們是從這樣的福傑爾來的，他們卻不能夠不給它表示最後一次的崇拜，彷彿愛好音樂的人似的，越認識清楚音樂的細節，這音樂就給他越多的快樂。

旅人可以從柏勒林山頂看到偉大的古埃斯嫩溪谷，其中的一個頂點就在地平線上讓福傑爾城給佔去。城是建築在山岩上面的，它的古堡就在這山岩上統制着三四條重要的道路，這是使它當年成為布列顛一個鎖鑰的地位。從那裏，軍官們發現這整個的盆地不但有特別肥沃的土地，而且有出色的不同景緻。葉紋石的山嶺從各方面彷彿大舞台似的聳立着，它們就在橡樹林下面扮裝着淺紅色的山腰，而在斜坡裏隱藏着佈滿新鮮空氣的小谷。這些岩石描繪出一塊龐大的圜地，表面看來是環形的，底下却放縱的伸展

着一塊英國花園似的龐大草地。圍繞種滿樹林的許多不規則的土地的圍繞，由活的植物編成的圍籬給這綠氈一般的草地產生了法蘭西風景中最爲稀罕的一種姿態，在各種對比裏貯藏着豐富的『美』的祕密，有相當大的效果，可以攝獲最冰冷的靈魂。這時候，這曇花一現的光彩使這地方的景象更加有生氣，有的時候自然界就用這光彩去提高不可消滅的創造。正當這隊伍穿行溪谷的時候，初升的朝陽已經漸漸的消散了九月的清晨在草地上飛揚的白色浮雲。兵士轉身回頭的時候，彷彿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從這山景裏給揭開了它所包捆的最後一塊布幕，這些布幕就是精巧的密雲，它們就像是遮蔽貴重的珠寶而能從中引起好奇心的透明絲織品所製成的掩蓋布。在軍官們所俯視的廣闊的地平線裏，天上沒有任何一塊可以用銀光使人相信這龐大的藍色穹窿就是蒼天的雲霞。這寧可說是一塊絲製的天幃，由不平等的山峯來支撐，給安放在空氣裏，來保護這偉大的田畝、草地、溪澗和山林的結合。軍官們不讓自己欣賞這迸發一切田野麗色的空間。有的軍官，在注視一些黃色草叢的濃色給增富銅彩，不規則的草地的碧翠顏色還使它再度出現的小樹林之前，躊躇了相當時候。其他的軍官就注意兵士露營的時候所堆架的兵器似的又架着圓錐形蕎麥束而讓其他收穫裸麥之後的已耕未種的田畝給隔開的淺紅色田園的對比。幾家屋頂的暗淡的青石磚這裏那裏的冒出白煙，古埃斯嫩的曲折溪流所呈露的明顯的銀色溝道也用誘惑猶豫不定的夢幻靈魂（人家也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的光學餌物來吸引眼睛。讓秋風給薰染香氣的新鮮